

商業化與心靈庇護所

在鳳凰衛視看「一虎一席談」節目，話題是「商業化的寺院還是我們心靈庇護所嗎？」

無論是出席的嘉賓還是現場觀眾，大家的焦點都放在少林寺的「商業化」行為上。這幾年來，少林寺做了不少商業活動，如賣藥油，開辦武術學校等，最為人議論的，大抵是少林寺住持永信法師以「企業家」姿態出現，又董事長，又總裁的，他甚至強調自己讀過「商管」。

本來讀過「商管」與作為一家寺院住持，又或者主持一家寺院的營運，這都沒有什麼關連。如今作此強調，也正好反映出在現階段人們對佛教、對寺院、對僧人的認識，究竟是怎樣一個層面。其實，商業管理及電腦化於寺院不過是方便行政管理而已，寺院應該是作為「修心養性」的場所，並不是一間商業機構。

這次「一席談」的話題：「商業化的寺院還是我們心靈庇護所嗎？」這題目本身便頗有問題，首先，是把「商業化」放在一個負面上，其次，把寺院視為「心靈庇護所」也不妥；再從邏輯上言，既然問：「商業化的寺院還是我們心靈庇護所嗎？」那麼不商

業化的寺院，難道就是我們心靈的庇護所嗎？恐怕也不一定，是否能庇護，與商業化不商業化並無關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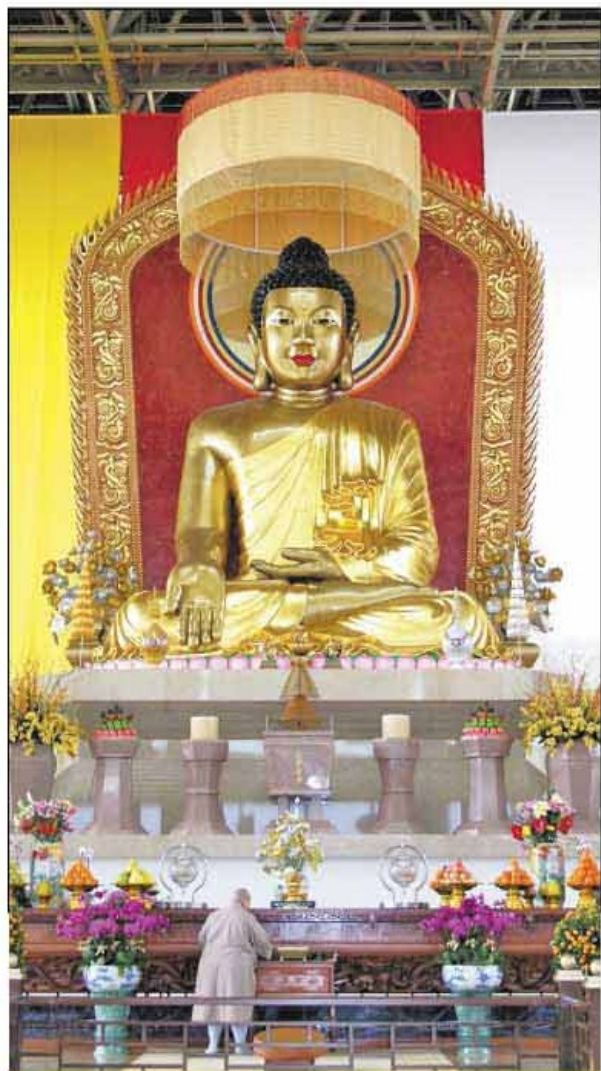
隨着時代的發展，今天佛教(包括寺院的營運)，要與時並進，是應該的，也是必然的，「商業化」三字沒有不妥，不妥的，是把「商業化」過分地強調。把「商業化」放在首位的話，那就大不妥了。「商業化」祇是作為結合實際環境、實際需要的營運手段，而一個不變的原則，是這必須放在宗教文化之下，不能把寺院作為「搖錢樹」，也不能把寺院視為「生財工具」。旅遊也好，賣藥油也好，賣武也好，必須在宗教文化的指導下作適度發展，最好還是融入與結合宗教文化，更不能本末倒置。現在呢？有些行為實在出了軌。

為何會出軌？無非是一個「究竟對佛教的認識有多深？」的問題。

也許讓我們從實例去看看什麼叫「出軌」吧！譬如有些寺院對新春上頭柱香採用價高者得；平時上香也以價錢分等級。這做法，不但不能勸導人們戒除「貪瞋痴」，反而還增加這方面的不是。如果你說：「這也不過是為了增加寺院的香油錢而已！」問題就在這裡，當人們打從心裡真正認識到佛教真義之後，他們的「香油錢」便是平日的捐輸，而不是去爭頭炷香。

看到這次的電視談論，最感欣慰者是看到一位有「大氣」的法師——大悲寺的明舒法師，看來他是明確清晰地知道作為法師的應有位置。明舒法師說：「金融海嘯不過是小背景，很快會過去的，但對佛教的學習認識才是大背景。」(所言大抵是這意思，我回憶起來文字上會有一點出入。)

大悲寺明舒法師他們是堅持苦修的。其中一位嘉賓卻指大悲寺「以苦為樂」。佛教的主旨是教導我們如何「離苦得樂」，現在居然是「以苦為樂」嗎？你看，「資深評論員」尚且有這樣的看法，那麼，在現階段你還能對一般民眾有什麼要求呢！至此，心裡反而坦然、泰然，還是慢慢來吧！



妙法寺升佛寶蓋 忽有助力從天降

妙法寺新大雄寶殿，於今年(牛年)新春來臨又有新氣象，繼兩柱寶幢豎起之後，佛寶蓋也出現了。

蓋，本來就是傘，是遮日防雨之用。佛陀說法時，坐在菩提樹旁，可利用樹蔭遮擋猛烈陽光，在沒有樹蔭之時，這傘蓋便派上用場。沿用下來，變成了習俗，這傘蓋又名寶蓋、天蓋，是王者象徵。釋尊是法王，他的傘蓋便稱為佛王蓋，或者佛寶蓋。

寶蓋除了實用價值的作為傘用，也同時成為莊嚴法器的一種；它高高地懸掛在佛、菩薩像的頭頂上，它代表了佛及菩薩的尊貴與莊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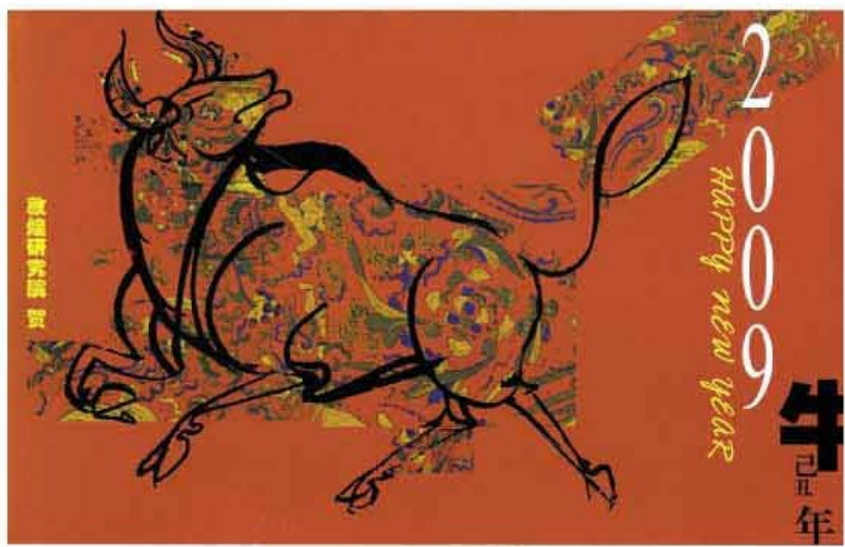
妙法寺這個佛寶蓋，是有半噸之重，如何從地面升上去？那高度有五、六層樓之高，而且佛像安坐在這裡，稍有不慎，拉扯力不足便會碰到佛像了，即使是微少刮花，也會心痛。

現場人手實在不足，正在苦惱之際，忽然有一旅行團到來禮佛，而更意想不到的，這旅行團居然有近十位「大隻佬」，正好幫手拉繩索，助上一臂之力。看着大家「唏呵、唏呵」的齊心協力，這個重逾千斤的寶蓋，徐徐上升，升到佛頂，對佛像沒有絲毫的碰撞。

這近十位「大隻佬」好像看準時間而出現的，他們像一陣風而來，又一陣風的散去！究竟是時間的巧合還是佛力加持？

抬頭看這加上了寶蓋的佛像，祂，笑得燦爛！

本刊記者阿妙



敦煌牛

今年己丑年，從十二生肖說，今年是牛年。

提到牛，很自然想到在敦煌莫高窟看到的一幅牛圖，是在洞內上方位置，很細小，不顯眼，是單線平圖，用墨勾勒輪廓，並沒有設色，——究竟是刻意地不設色，還是忘記了？這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這幅千年前的作品，是那樣的洗煉、簡潔，這隻似在奔跑中驚恐回首的牛，是那樣的傳神，也讓我們聯想到西畫去，千年前的中國畫，在表現技法上與西畫遙遙呼應，真有點不可思議，難怪這頭「敦煌牛」是這樣的名滿天下。

收到敦煌研究院樊錦詩院長的賀年咭，赫然見到這頭心儀已久的牛，心為之大樂！一併在這裡刊登出來，與讀友分享！

生忍妙法

忍辱有二種：生忍，法忍。

菩薩修行生忍，得無量福德；修行法忍，得無量智慧。福德、智慧二事具足故，得如所願；譬如我人有目、有足，隨意能到。

云何名生忍？有二種眾生來向菩薩：一者、順境，受人恭敬供養，二者、逆境，為人瞋罵打害。其時，菩薩修行生忍，不貪愛順境；亦不瞋恨逆境。

云何順境，名之為忍？有二種結使煩惱：一者、屬貪愛結使；二者、屬瞋恚結使。順境雖不生瞋恚，但能令貪心愛著，是名軟賊。是故於此應當自忍，不著不愛。

云何能忍？供養有三種：一者、先世因緣福德故；二者、今世功德，修戒、禪定、智慧故，為人敬養；三者、虛妄欺惑，內無實德，外如清白，以誑時人而得供養。

若先世因緣勤修福德，今得供養，是為勤身作之而自得，譬如春種秋穫，不應於此而自憍貢高；若今世功德而得供養，乃我以智慧，若知諸法實相，若能斷結，以是人供養此功德故，何以自憍；若虛妄欺偽而得供養，是為自害，與惡賊劫盜得食無異，是為墮欺妄罪。如是於三種供養人中，心不愛著，亦不自高，是名生忍。

釋修智 (妙法寺住持)

窮子逃逝富父推求

『佛說聲聞，當得作佛，無上寶聚，不求自得。譬如童子，幼稚無識，捨父逃逝，遠到他土，周流諸國，五十餘年，其父憂念，四方推求。凡我所有，舍宅人民，悉以付之，恣其所用。子念貧賤，志意下劣，今於父所，大獲珍寶，并及舍宅，一切財物，甚大歡喜，得未曾有。』——《妙法蓮華經·譬喻品》

本經七譬喻中的第二個譬喻，即為「窮子喻」。

經過佛陀以層層的譬喻開示一乘妙法，會上四大聲聞弟子：慧命須菩提、摩訶迦旃延、摩訶迦葉、摩訶目犍連，皆已能夠領悟此旨，暢佛本懷。為了陳述自己的悟境，乃共同說出一則「窮子喻」，請佛印證。

譬如大富家中有一位童子，自幼捨父逃逝在外，久居他國，四處流浪。五十年來已失去聯絡，不通音訊，富父乃各方查訪，刻意尋求。窮子後來輾轉乞食，回到本國，竟至富家求職任傭。富父見子即便認出，乃安排職務令其安住，由低至高，逐漸信任委託。經二十年，以令窮子適應承當。最後富父於臨終之前，才將真相昭告，讓窮子繼承自己所有財富。窮子從前自甘卑微，得少為足，無上進心。經富父循循善誘，日漸自強。乃於一朝頓明真相，無量珍寶，不求自得，心生歡喜，數未曾有。（經中原文敘事頗詳，請自檢閱。）

富父譬喻大覺佛陀，財富喻佛法寶藏，窮子喻退心行人，逃逝流浪喻眾生流轉生死，自甘卑微喻未敢承擔，查訪尋求喻佛陀不捨眾生，任職由低至高喻次第修行，臨終昭告喻咐囑一乘大法，珍寶不求自得喻佛法家珍本自具足。

（『妙法寶藏』之二十二）

釋素聞 (妙法寺秘書)

平等・尊嚴

緣起論讓我們體會到人生何處不相逢，相逢相遇皆有緣。佛法僧三寶，僧是梵語“僧伽耶”的簡稱，意為“和合眾”，根本點在“和合”。當初佛陀創設僧團，就是要破除古印度婆羅門、刹帝利、吠舍、首陀羅四種姓的不平等，而提倡“百川入海，同一鹹味；四姓出家，同為釋氏”，這就是佛陀的平等觀。佛陀于菩提樹下靜坐四十九日而證道時，說：“奇哉，大地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，只為無明覆翳，不能證得。”在他證悟了宇宙人生的真理後，首先指出的就是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由是發展出心佛眾生，三無差別，佛性平等、生佛平等、聖凡平等、理事平等、性相平等、空有平等、自他平等、冤親平等、人我平等。佛教的平等思想，是非常科學而又偉大的。從社會來說，雖有國家、民族、膚色、語言、生活區域的不同，從人群來說，雖有男女、老少、高矮、肥瘦、貧富、智愚的差異，但同為人類、同為眾緣和合的生命體，相雖有殊，而本有的佛性，則是平等一如的。猶如人的身體，雖有眼、耳、鼻、舌、手、足、胸、背各個部位，各有其功能，但都是一個完整身體的一部分，它們器官各異，但誰也離不開誰，誰也缺不了誰。所以平等也包含了慈悲圓融，共生共存。《法華經》中有一位常不輕菩薩，他常懷“同體平等”的慈悲心，禮敬一切眾生，他的口頭禪就是“我不敢輕視汝等，汝等皆當作佛”。這是心中有佛，視眾生皆為佛的平等思想的見證。這又同破除慳貪、傲慢，提倡謙遜、禮讓的道德品質相融通了。

一切眾生，都有生存的權利。只有平等，才能互不侵害，只有平等，才能互相尊重。只有尊重（尊重自己，也尊重別人），才有人人的尊嚴。所以，人的尊嚴，是自尊與互尊的共尊之果。既有自己的尊嚴，也要顧及他人的尊嚴，維護人類的尊嚴。

釋覺真 (香港佛教聯合會宗教事務監督)

惜言

有位年輕人，對人總是出言不遜，得罪人多，稱呼人少。父母師長苦口婆心地勸他，他總是毫不在乎地說：「不過是幾句話而已，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；我就喜歡有話直說！」

一次，父母帶他去探訪一位禪師，請禪師給他開導一下。禪師聽後微微一笑，讓人取來了一把鐵錘和十多枚鐵釘，然後請年輕人把釘子打到樹上去。

年輕人於是拿起鐵錘和釘子，砰砰噹噹地打了起來。一眨眼工夫，就輕易地把釘子全打進樹幹裡去了。

禪師於是又囑咐他把這些釘子再一一拔出來。令他驚訝的是：那些他剛才沒費什麼力氣就打進去的釘子，現在要再拔出來卻是十分艱難。他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拔了半天，累得精疲力盡，卻只拔出了五枚釘子。他不好意思地對禪師說：「釘進去很容易，但沒想到拔出來卻是這麼難啊！」

禪師笑了一笑，和年輕人一起走到樹幹前，指着樹幹上那深深的釘孔說：「就是把釘子拔了出來，樹幹上不還是留下了這些深深的傷痕嗎？隨意出口傷人，其實就像把釘子釘進樹幹裡一樣。釘子打進了別人的心裡，儘管你可以事後向人道歉，人家也原諒了你，但是傷痕還是深深地留了下來，難以彌補啊！」

有位哲學家曾說：「未經思考脫口而出的話，往往會成為我們人生路上成功的障礙；因此要珍惜自己的每一句話。」

李焯芬 (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院長)

度一切苦厄

苦，於人，與生俱來，一出生便開始受「苦」，可以苦到一息尚存的生命最後一刻。那麼，如何對待這個一生之苦？

苦有千千萬萬種，佛教則將之歸納為八種：生、老、病、死，這四種苦是身受的，也是無法避免的；另外四種苦呢？是精神上的，是在生老病死的人生過程中遇上的四種現象——

一、「愛別離苦」。人與人之間的相處，父母、兄弟、姊妹、夫妻、子女，感情再好也終歸要生離死別，感情越好別離時越痛苦，這便是「愛別離」之苦。

二、「怨憎會苦」。你對厭惡的人懷恨在心，你有種種不愉快的事放在心上，於是產生種種怨恨，終日「苦瓜乾面口」。

三、「求不得苦」。人的欲望真是無窮無盡似的，人的貪欲很容易出現，但很多慾望是無法實現的，你便鎮日埋怨這埋怨那嗎？埋怨父母為什麼不是億萬富豪，埋怨自己的容顏為何不是比「香港小姐」更「香港小姐」？當然，如果我們能夠真正認識到什麼叫做「自尋煩惱」、「自討苦吃」，則心安理得，天下無事，但容易做到嗎？

如果容易，那就不用把它特別強調到「人生八苦」中來了。

四、「五蘊熾盛」。什麼叫五蘊？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，而其中色是最吃重的（此「色」不同彼色，不作色情解，是指物質），所以在「心經」裡把「色」作了特別強調——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；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，而「受、想、行、識」這四蘊，是跟在「色」後的「亦復如是」。這五蘊熾盛，令身心俱疲，很多苦都是由此而來。

好了，「心經」便是先把問題說清楚，然後對治下藥，它是以「空」這藥劑去了脫生死，消滅煩惱魔障，特別是針對熾盛的五蘊，故所以「心經」一開始便說：「觀自在菩薩，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，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……」

明白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五蘊無非是因緣和合，都是「空」相，那麼這些「苦」本來不就是「空」的嗎？放下吧！

（戊子歲晚，吃過晚飯後便坐在畫桌前，收拾心情，寫上一幅「人淡如菊」，希望在未來的日子便像菊花那樣，淡淡地簡單地生活。歷代以菊花譬喻隱士與其隱逸生活。今時今日，儘管在生活環境上無法「隱」起來，但精神上是絕對可以的。追求隱逸以度一切苦厄。）



陳青楓 (妙法寺文教發展總監)

修智大和尚談：如來佛稱號

青楓：曾經有一位女士問：「如來佛，不是僅屬於佛祖釋迦牟尼佛的稱號嗎？怎麼有時我們又稱藥師佛叫做藥師如來，阿彌陀佛又叫阿彌陀如來？」大和尚，倒不如請你就「如來佛」的稱號來個較詳細的解釋，相信好些朋友也同樣心具疑問。

修智：好的、好的，就讓我談談「如來佛」的稱號吧！其實，「如來佛」這三個字，已經包含了兩個稱號，一是「如來」，一是「佛」。「如來」兩字，梵語為「多陀阿伽陀」，也有譯作「多他阿伽度」、「多阿竭」等，這全

都是音譯。諸佛世尊的稱號，歸納來說，有十個：如來、應供、正遍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、世尊。可見如來佛是十個稱號裡其中兩個。

青楓：在佛經裡，經常看到釋迦牟尼佛的弟子們在提問時，很多都稱佛祖為「世尊」，人們可能會產生錯覺，以為「世尊」就是弟子們對釋迦牟尼佛的獨有尊稱。

修智：是尊稱，但不是獨有，對所有佛都可以稱為世尊的，這好像我們稱人家先生、君又或者

老師、長者之類。我剛才介紹的十個稱號，都是以佛的德行作為稱呼的，譬如「天人師」、「世間解」等不都是很清晰嗎？再說，所謂佛祖，也不僅僅是指釋迦牟尼佛呀，其他的佛都可以，當然，你如果面對的僅是一位，你所稱的佛祖當然就是指眼前這一位了。

青楓：我們看「西遊記」，看到孫悟空被如來佛祖壓在五指山下，很多人便產生誤會，以為「如來佛祖」就是釋迦牟尼佛的獨有稱號，現在經大和尚解釋，可就明白了。

與人間接軌 年花敬佛

讓我們想像一下，——假如這個世界沒有了花，會是怎樣的世界？恐怕單調乏味得直教人了無生趣。

在人間世，因繁花盛放而使我們的生活變得多姿多采！在佛世界裡，同樣鋪展出一個無可替代的花世界！蓮花，不僅僅是美麗的呈現，它同時象徵我們的心同樣的出污泥而不染。觀音菩薩的造型便是坐在蓮花座上，而出家人所穿的袈裟，也稱為蓮花衣，就是譬喻像蓮花的清淨無染。



今天的佛教，我們稱為人間佛教，就是要讓佛教走進生活，讓這個眾生世界真真正正地成為一個和諧的世界。新春來了，也就是年花紛紛出現的時候。所謂年花，除了是季節性的花枝外，又是一些具特別好意頭的。新春來了，敬佛的繁花也與人間接軌，與年花結合起來，芍藥、水仙，還有那黃澄澄的菊花……這些日子，妙法寺內一派吉祥喜悅，真是「一花一世界，一葉一如來」。



大紅燈籠高高掛

新春期間，妙法寺新佛殿掛上幾串大紅燈籠，迎風飄展，份外耀目，喜慶洋洋，平添不少新春氣氛。

菊——不隨黃葉舞秋風

如果以擬人法來為花草樹木作譬喻，大抵除「竹」之外，菊花是最為人樂道了。既不同流合污，更是潔身自愛。菊花成為高風亮節象徵的表表者。

朱淑真那首「黃花」，有這樣一句：「寧可抱香枝頭老，不隨黃葉舞秋風！」

形象是何等的生動？菊花的凋謝，不會花瓣飄零，花瓣即使枯萎了也會沾在枝頭！——那就是「寧可抱香枝頭老」！

菊花，以黃色為正色，早在三千年前已出現，唐代之後，才陸續地有白色、紫色、淺紅色不等，但仍然視黃色為最聖潔高貴，王維當年做官就因為舞黃獅而被人參上一把，一方面可見官場的小人當道，另方面亦說明黃色乃帝皇專色，雖然沒有今天的「專利申請」，但早已成為共識。

菊花也因為陶淵明的著名詩句而身價標升，陶淵明那一句：「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！」簡直與李白的「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！」那樣家喻

戶曉，菊花更代表了隱士、高士的情懷，千年來，一些文人雅士也索性把菊花稱為「東籬菊」，自比清心淡泊，不為「五斗米折腰」，鄭板橋便有詩句曰：「吾家頗有東籬菊，歸去秋風耐歲寒。」

菊花也成為年花的一種，可見人們多麼嚮往高潔貞廉、高風亮節，為此，也作為新春之祈願了！





佛前清供——水中仙

新春期間，妙法寺內有兩種花肯定成為主角中的主角，——菊花與水仙。

在年近歲晚，同事在綜合大樓二樓平台上養了一大片水仙，看上去少說也有四、五百個水仙球。寫本文時，仍未見有花苞出現，問同事：「能趕及新年開花嗎？」「貴哥」說：「能！再過三幾天便是大除夕，天氣轉冷，開花時間會恰到好處！」

聽貴哥這麼肯定，心裡也踏實多了，新春期間，妙法寺會以一盤盤水仙供奉佛前。

水仙的清幽、清香，真教人另眼相看，此際，桂花仍在枝頭上綻放，一陣陣幽香散發開來，這與水仙可謂清幽相輝映。

水仙不但清香襲人，它的形態也帶一點「我見猶憐」的婀娜，小小的白花，花蕊帶幾點淡黃，看上去，是那樣的清雅，難怪人們把水仙稱為清供。在家中客廳上擺放一盤水仙，不但一室皆香，那份清雅，悠然而生，人要衣裝，家要花供！——水中仙子，名不虛傳也。

文：菁菁 圖：文文



芍藥與雀躍

芍藥，也屬年花一種，也許人們喜歡它的紅艷艷，具新春氣氛，看起來便很雀躍。有人說它像牡丹。不過，牡丹的花瓣較大，而它則細小，如果你把牡丹譬喻為大家閨秀，也許可以稱芍藥為小家碧玉吧！

這小家碧玉也有藥用價值，具散熱、鎮痛之用。



春
讀



商務印書館
THE COMMERCIAL PRESS

大減價
Sale up to 30% off
低至 7 折

1

現金回贈

2

會員招募

3

會員雙倍積分

• 客戶服務熱線：(852) 2334 7217 • 網上書店：www.cp1897.com

優惠期：2月12日至3月1日

• 各項優惠需受有關條款約束。